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

學與朋來人不知學者通有此境惟時習遠來不慍為難下說樂君子正從此体認其妙想見其品三不亦字乎字字正以學之妙境動人　時習云云原非聖人不能三不亦字乎字字正是叫人自去想

論語卷之一

朱喜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是論孝弟而及於仁非專論為仁先從孝弟起也蓋孝弟即是本為人孝弟即是務本不好犯上作亂便是道生便是無不仁了即此便見孝弟之美而為人所當務矣故下文凡事云云所謂孝弟云云人能親親長則仁民愛物之道皆從此充拓出來

人能親親長則仁民愛物之道皆從此充拓出來為仁之本為字妙極是為仁的本不是仁的本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人不知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有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

辭氣容貌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有意巧令則心馳于外而鮮仁若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体當自家直內防外之實事乃為己之功求仁之要講巧令字要深觧會務以悅人句以己之巧令隨人之喜怒而言如此講而鮮仁自打動了　巧令雖在言色上說却与心德相関切所謂世態上多一分粧点天理去一分本質

謀不忠則欺乎人言不信則欺乎友傳不習則欺乎師總之是自欺　習字兼知行說必知無不明行無不盡省字前有致知格物之功省字後有克治之功外面已看得過師友亦信得過只自己心上看不過便是此即毋自欺慎獨夫做省字乎字全在此

誠字一比　切字一比

此章專主君心說

重在君心源頭不清揔有刑政何益　制度文為猶其後焉者也全農隙之時非至冬乃役之也隙字與畢字不同畢字時謂四時是冬来方畢隙字是逐時之閒隙

論語　卷一　二

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論語學而　卷一　三

此章以弟子起語全是責成為父兄者　俱宜淺說方切弟子自上　孝如溫凊定省弟如杖履徐行謹則跬步不敢放肆信則一言不敢誕慢　行以踐其寔學以明其理缺一不可但有先後耳　本末一比　先後一比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泛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卻揚大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厚重威嚴固堅固也堅乎內外者必一於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此子夏以寔行論學意非謂能如此則不待夫學蓋所貴乎學者在此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　註中誠字最要緊正為華偽一流人發　之數者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者然使其為之則亦不過之此教者耳　必字認的極真

尊註通章以固學二字貫容貌辭氣莫非學問又不徒在外貌而在中藏故說主忠信下二條是補闕工夫揔是為固學計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有沉潛入理工夫　學字字兼知行言固兼已得未得言

朱子曰忠為實心信為實事總是一个誠字

忘制行學問不如己者非溺朋荒德者也我但不可尋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爲得而却之　此句要重己字

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世人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己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情於喪鮮有不哀者而未必盡礼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誠慎終如親終時惟知送死足以當大事凡禮所當盡者不敢少有忽畧追遠則思其飲食思其笑語思其居處如追亡者必欲反之也　自是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所當然人情之不容已者

子禽是賢者斷不可貶倒他有疑必問正是他好處

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夫子盛德在中雖言故以其光輝接人者言之五者只一交接間一齊俱有宜合看大槩是渾然的氣象以得之三字妙不知不覺自然神傾意許

陳新安曰此為父子志趨事為之不同者言　要之人子果有不忍改之心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不待三年而改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皆不害為者孝道者是犹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若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悲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此章為世之行礼而過於拘迫者言之也須知拘迫固不可然絕任自然則又不可故又言下節以足之

以上節為正意下節為防弊者得之　許東陽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聖之

慎始正所以慎終而慎始之本在於致知　此示人遠悔之道上三截是能慎於始下三截是無悔於終慎始正所以慎終也　須是平日有精義立礼知人工夫方能如此　近與不失有許多斟酌意在可復等雖是善後之事要即在謹始中看出註中言行交際四字好包括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

通章總要摹寫好學精神出　不求飽是好之志必敏事慎言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寔就正然後不差好之之路合三層意思方說得好學出　夫志向已是精專工夫已是切寔而又加謙抑之心此真見義理無窮者也

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平聲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詩云

此聖賢從心境內參証學問始末只末若二字意

其斯之云恍然見眼前道理無不可以相通此時與論貧富已不干涉靈机躍躍豈有盡境故夫子深與之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人不己知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為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患不知人須用居敬窮理工夫

為政第二凡二四章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其向也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三百篇詩美者皆可為法刺者皆可為戒謂讀者詩者思無邪全要做思字統言之三百篇只是一個思無邪析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個思無邪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夫子斷章句云耳

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不必泥這以字須知未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便粗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德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是正己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

此霸道也以小人待民〻自云〻

此王道也以君子待民〻自云〻　孰得孰失何去何從二句最好夫子原是明擺出兩樣呼人認取聖人之治必德以道之而布其具於政禮以齊之而嚴其法於刑四者不可偏廢但當時為治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為之本故夫子云然兩節雖平对大略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吾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知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行也矩法度之器

通章不離知行二字　子以為吾今七十矣回憶云〻逐句皆從躰驗得來皆生平寔踐語也中間數而字是無心光景正夫子獨覺其進處　不可半途不可躐等聖人示學者寔兼此二意　學即明德新民

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蓋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

之學

所以爲方者也蹟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声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喜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特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

只指生病說不必說別的　以陷於不義為憂尚是餘意　陳新安曰玩註所以守其身者說得廣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

有眼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

子游養親雖不足於敬然以孝為問亦有徒養未足為孝意夫子曰今之孝者今字正暗打着子游說須知養不可廢但要以敬將之耳然敬是常心敬又不專是養時敬在吾身上做工夫便有誠身順親之意養只在父母身上做工夫雖先意承志終不出於根心之誠此敬養之別可見敬即是孝絕無兩層

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變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孔

首節必不違礼以事親二節守身以不憂其親三節必其敬親四節欲其愛親　若說色應如何便可模擬便不為難隨時地易其道無方舜之齊慄有斧慄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面便有一分色自然流露難處原不在色此色之所以難也　要做曾是二字

陳介眉足發本領固在不違然語氣上虛下寔若於不違處先說破空靈洞達不惟如愚說不去而於退省足發

神情俱不合矣蓋聖人心中十分喜他不覺詞氣婉轉欲言不言到底只說個不愚言有尽而意無窮此非形容顏子之聰明正形容其不事聰明處坦然一句是文章　大而未化

註中

論語　卷一　十一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閒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視承所由之善者而察其安勉為慶重惡邉視視察就一人看有一步深一步意視在外視在內視在一時察在終身

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視承所由之善者而察其安勉為慶重惡邉視視察就一人看有一步深一步意視在外視在內視在一時察在終身

始辨君子小人後則辨偽君子也視所以兼善惡視承所由之善者而察其安勉為慶重惡邉視視察就一人看有一步深一步意視在外視在內視在一時察在終身

單承所以之善者而視其誠偽察所安單承所由之善者而察其安勉為慶重惡邉視視察就一人看有一步深一步意視在外視在內視在一時察在終身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觀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

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

人心本具衆理應萬事但無李問以乞之故体不具而用始狹君子之學既於格致誠正之理無不盡修齊治平之術無不明所謂体無不具也故大用則大效小用則小效隨所用而皆通体無不具在君子字內蓋自李問中來

子貢節　此章是論君子當提言字作主于貢平日多言不免有行不到而先說到處故夫子告之以此要他重行意　不是要言方去行亦不是既行定要言只重行上後言輕　子貢問的原是君子作文要重提君子方是起此必云言行兼備者君子也然使輕於言而誘于行者非君子也如許意思愈提愈醒便妙極了

子貢節　此章是論君子當提言字作主于貢平日多言不免有行不到而先說到處故夫子告之以此要他重行意　不是要言方去行亦不是既行定要言只重行上後言輕　子貢問的原是君子作文要重提君子方是起此必云言行兼備者君子也然使輕於言而誘于行者非君子也如許意思愈提愈醒便妙極了

周非全無惡人意但好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則天下享其

周非全無惡人意但好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則天下享其

兩大比

此為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發而妄為人師者發故者當日所知的道理新即故中之新可以為師全在知新上可以者推之之詞言未至此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　工夫只在溫故語意重在知新

兩大比

此為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發而妄為人師者發故者當日所知的道理新即故中之新可以為師全在知新上可以者推之之詞言未至此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　工夫只在溫故語意重在知新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論語為政　卷一　十二

治去一惡人則天下獲其安　君子厚所當厚雖所厚者寡不害其為周小人雖到處傾蓋所親者皆私情終不免為比

學思不可偏廢大凡學了總好去思思了總好去學此意甚妙學謂視聖賢所知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

端謂之異雖有禍天下之机而勢未暢惟攻則窮其異中之趣其害乃不可勝言矣　害蕩人已心術政事世道人心俱受害　夫子口中道不出楊墨佛氏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皆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實其一非學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害蕩人已心術政事世道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鬼駁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真知無過自知女自有真知惟女自知之耳即此是本体自然之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如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或以言揚或以行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子路恥言不知每強不知為知故夫子先去他一惑蓋此惑未去雖以進知也尚未正告求知之道是知句只淺說個知的意思　況由此二句是朱子祖程子意補之章就已箋的明白了況以此真實之心從事於學問思辨何難物格知致哉

此見學貴自修多闕慎三層一步密一步正教以為已之學非教以得祿之道　自聞見而積之博自博而擇之精自精而守之約全是閣修工夫

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臨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

意如逐昭公定公不誅季氏爲其兄報仇遂深德而寵秩之孝友安在孔子歎諷定公以孝友正家故曰蓋覩周書不云周書政事而云孝友乎

則字對使字

此見惟公足以服民蓋民所服者義義者不拂乎天理之公而已民服不服必被德受雷之後只在人心　註義字重而心字尤重　講上截即閔合民心便伏服字之脉

此章因字最重所損益只是扶持个三綱五常以修飾此禮而善成其因試思今日有餘者何在不足者何在則後之損益可知損益不已則復為損益又可知雖有不常之變寔為不變之常也

論語　卷一　十四

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軏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殷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此章兩開說一是不當為而為一是當為而不為諂生於非字無勇生於見字俱就上文直斷之不作推原語教人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也 申講亦可

顧麟士曰孔子謂至於庭十字作一句讀記者語也是可忍九字方是孔子語　正註是以舞八佾為極大事孰字指小者而言玩尚字可見小者如旅泰山代顓臾之類　大夫舞八佾良心喪絶已甚故夫子不律以法不絶以義全要發季氏一點良心特提出个忍字以當春秋一字之斧鉞乎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昔武王祭文王廟歌雍以徹俎乃三家祭都宮不歌采蘋而亦歌雍以徹　八佾桓子所獨雍俎三家

所同　上章言其不仁此章言其不智惟其不仁不智是以無禮無義　上章季氏要哭此章三家要笑下章季氏三家哭不得笑不得

公六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恒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大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放問本是指制禮之初行禮之始泛泛說來說根本固非說本質亦太早　禮之本謂禮之起初也儉戚正是本試即禮之本言之禮有吉凶自有個質文恰好處然當文勝之時而較言其本凡禮之吉者與其侈靡太過而奢寧可過於朴素而儉蓋禮初頭只是儉後來日流爲奢是儉猶本初所在也若喪禮之凶者與其但治儀節而易寧可一於哀痛而戚蓋喪初頭只是戚後來方習爲易是戚猶本初所在也子有志乎禮之本尚於此求之哉　冠婚喪祭皆是禮獨喪禮說不得儉故抽出言之

祭山曰旅季氏將祭之也與字是怪問語非婉商語曾謂二句只會意透發神不享非禮而林放只輕輕點明勿沾沾作較量語　蓋其不畏君而猶知畏畏鬼神就其畏鬼神之念即以鬼神之靈爽惕之未有不愕然自阻者此不救之救也

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籩豆盛曾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僭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勵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

此夫子以讓風天下意以無所爭句爲主下不過即至易爭者以明其無爭也升下飲三層俱以揖讓貫

在夫子這話只了素絢之解耳其實道理便見得文生於質不得不居後有先進之意焉子夏便悟曰所謂禮者亦必有無文之禮若太素焉者以為之先而礼文其後乎此禮字以儀文之礼言註忠信字宜渾含

素反盼音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苦口轉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已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祫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配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祀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禮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之正者方祭之始用鬱鬯香草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

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

禘祭行於魯原是伯禽受之天子者猶可行也至於後世則斷不可行而猶昧然行之夫子本不欲觀但不好明說比不的謂季氏故但以既灌之不敬者渾言之耳

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知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第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舉人於此當其有所不知也哉

周之禘也肇於有天下之後行於有天下之人此其說可參天下親者魯亦有禘此何說哉　既不知又何敢妄推其知然轉言知愈見禘不易知夫子為魯諱禘正為天下存禘之意也　此尊註重諱禘講統又專主仁孝誠敬一段要之此意當含蓄在後亦不可少見禘之精無不可運亦見禘之妙不容言舉掌恍然可會夫子為魯諱禘正為天下存禘也　此是餘意或人問禘之說夫子即因其說而对以不知

賈平生得力在一媚字

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知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第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舉人於此當其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人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祀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既祭畢而更設

賈問媚神夫子即以媚神答之

蓋承忠厚之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又加以文武之經畫周公之制作參酌至當用集大成郁郁乎一就天地之氣數之盛言一就聖人損益之精言 郁郁句一部周礼大綱細目盡在其中不宜徒作贊歎了事

餙於奥以奥比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奥自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衞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奥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奥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奥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

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鄹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音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後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

共

魯太廟之禮魯人習而行之礼之是非有大不明處則先王之精意漸湮故當其入廟逐件探討逐事考核固真心不能自已亦欲與斯人明斯礼也 禮不過是敬謹小心 謂我雖不知禮我問之不容已處就是礼也

此章是聖賢維礼之意于貢是維礼的意思 可見

告朔法制不但守礼者愛之即魯人依〻不忍去此羊亦有愛在焉但未能以真心激動一番子貢欲去所謂正言之不足而反言之也　告朔有三重尊正朔重天子告太廟重祖考修月令重民事

當時驕秦成風實見得事君不必如此曲折故託為諂以自解夫子非為自己分疏但以盡禮為諂則所以事君者可知全是提醒人處　盡礼如鄉黨篇事君者是

論語　卷二

朔之餼羊　餼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礼非優臣乃君之所以尽其君忠非報君乃臣之所以盡其臣自盡二句最妙呂乃後一層雖用交互仍是兩開但先有作忠之念則礼必不至存一報礼之念則忠必不純尽側重君非是

夫子表詩人性情之正　夫子不徒玩其辭而知之并已聆其音矣　俱是宮人哀樂非謂文王未得反側既得喜樂也詩人即宮人不淫傷者在后妃之德不在情欲也揔是大姒賢德培周家八百靈長之祚故夫子贊其哀樂中節如此然須根文王之德來不徒重后妃之德惟聖人有肅雝之令範故閨門有哀樂之至情

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盡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盡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

此章與去餼羊章一意都是聖賢維魯之意宰我因是時三家僭禮公室微弱說與他使民戰栗正是呼他整理紀綱的意而不知已啓他殘忍之心矣所失非小振弱在修德不在修刑扶魯在威臣不在威民宰我斯時若謂社無常主惟德是主則宜有修德之說謂社無常建惟民寔受置之則宜有惠民之說乃對曰　其意蓋曰使民顧名思義知恐懼而戰栗耳意謂三家勢盛欲勸公以斷也而不知適導之殘民矣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其身修德以致王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

或人意以仲固不儉只怕是他見的礼明不妨於侈大乎夫子即以礼言之

朱子謂此夫子反魯將正樂而語太師之辭
子以為你是掌樂的固然知道樂自我言之樂也竟
是可以知道的我亦嘗聆其音來　樂有以理言
者有以器言者有以音言者以理則已精以器則已粗
惟音不離乎器而寔本乎理此可知正就音節中指
出精妙處

論語　卷二

敬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

翕如之餘有和諧和諧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此見封人能以天心識聖人蓋聖人一身關天地氣運封人以天下亂極卜聖道將興信理不信數也　封人請見誠切見其不忘天下之心必有與夫子相感者故求見如此天將兼亂極當治聖德又在夫子二意　斷以前註為註

此章論韶武非論舜武韶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為斷也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即使舜處爭誅之時亦必有些妙處即使武處揖讓之時亦必有遺憾處以其德有性反之分也揖讓征誅等字說出到效氣了不如渾渾講樂為妙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教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蓋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滇是有其本方可在本上看他得失何如如寬有過不及放有至不至哀有淺深是也如居上不云云譬如作文已不是題更從何處看其文之好不好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

仁里中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則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此章止就擇里者說人生居處之關甚大仁只是長厚之為不必說大了

此示仁人當存仁以貞遇也重仁者二句言不仁之不可正見仁之無不可也仁者知者對不仁看不重分人之優劣也安利不單是善處約樂而善處約樂亦在其中

好惡人皆有之但心未能無私則好惡皆從私心發出好或黨同惡或代異皆不合於理之是非安能得其正　註無私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

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惑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君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觀總註起句君子爲仁當以去仁節爲主首節取舍是閑頭工夫末節存養是細密工夫玩自字以至於可見處與去不苟此乃所以存吾心之仁而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此也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實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

是以君子之於仁不但富貴貧賤爲能審之安之以存吾仁也　真西山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次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日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工夫地位已不遠矣

皆有一段至明的見識至健的力量方纔是真好真惡
朱子曰此等人地位儘高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
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正與此意同

用力於仁而好之惡之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即無尚
不加之域可馴至也

是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
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
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
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
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
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
詞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
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

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
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
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　註昏弱二字
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裁決

只重仁字不重過字此原是夫子認的仁亦欲人共於過
中認仁為仁言非為過言也子曰世之觀人者但知無
過為仁不知有過亦可以觀仁　或情不及檢而本心
之惻怛最真或勢不得已而迫切之真情可諒
朱子君子雖有過然亦從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　如周
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貽公不知礼而孔子以為
知礼是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
仁也

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
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
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
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
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
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
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椽以親故受汙辱之
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
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
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勗今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
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甚言道之不可不聞如不聞道不可死也

志字只淺淺看真志道者識趣高明自無道外之恥其病根全在一個恥字

精義之學　心無私而聽於理也　既無適莫又能合義非言無適莫即是義　比義工夫全在平日居敬窮理然臨事又不可不省察　不是義當適而適當莫而莫適莫不是好字蓋義當為而為之而非適義不當為則不為之而非莫也

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德

懷德不是空想便思如何講求此德如何涵養此德德易雜於氣質如何變化氣質德易蔽於物欲如何克去物欲懷刑不是空怕便思刑多由言之不慎當如何慎言刑多由行之不謹當如何謹行刑非可以苟且免當如何守正刑不可不見機當如何觀變懷土與懷德反懷惠與懷刑反且出德則入刑欲便安必專利

放處心積慮靠定不舍有獨擅意有專務意利不止財利多怨不但受其害者怨之抱公憤者亦怨之

重讓字　朱子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拳拳曲跽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礼之實這邊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　聖人寔能盡此理於一身故其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傲則天地人物總在吾和氣中矣克之克讓至誠之充塞者也　有礼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礼之實則為礼且不足其不能為國意蓋在言外也

兩項俱就學者言所以立致君澤民之具也可知進德修業之實也

念也懷德謂有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謂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道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然為道者則一以貫之不待逐事逐物處置運量而自無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所也　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此心做出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大本中流出

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平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盡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自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本吾之心而順以應物則曰一貫盡吾之心而推以及物則曰忠恕盡得忠便會有這一尽得恕便会以貫之一貫是自然的忠恕忠恕是勉強以求一以貫之朱子曰天地是無心之忠恕聖人是無為之忠恕學者則有為之忠恕忠恕是一貫真柱脚　一是忠貫是恕体一而用殊　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　同為一事君子於其中得義小人即於其中取利得利各為一事君子於利中取義小人亦於義中取利

重思字省字有精進工夫有克治工夫俱就心上說

事父母提起不違不怨俱不脫幾諫意微詞曲諭是幾乘間而導是幾委曲轉移不令外人知亦是幾初幾諫而後不諫違也初幾諫而後直諫亦違也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圍截

存疑遊必有方主遠遊說輔氏謂近遊不如饒氏不遠遊是常法有方又是處變之道　遠遊則無方以方為遊則其遊不遠　揔之迹雖遊而神未遊方雖遠而心不遠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并反○思齊者稟性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問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從羨人而甘自棄不從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幾諫違初心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懌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謂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爽名已則心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知○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念在此而不忘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人生百年曰期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政自有可懼者存焉重懼邉壽日增則衰亦日增喜日甚則懼亦日甚而及時盡孝自不容已　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

此章重恥字　恥躬不逮就在出言時說下句推原上句意也

大凡精神一屑越便多疎震才力一馳騁便多顛蹶約者寧靜毋躁寧斂毋恣才力也運用得去精精神也照顧得來凡當身之尤悔世境之險阻皆從寸心謹持之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

於字貫到行上是一句話矯輕敵惰其立心要如此

世人儘有高節奇行足使人欣賞却只成得一家之業終與人心不洽惟德同具同好　德自是不孤以此心此理同也故曰以理言必有類應只是就天下之人決之知其必有得此心此理之同者與為類應故曰以事言

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以理言以事言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應之如居之有鄰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道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丈夫涉世必歷諸榮辱顯晦之交而始終無咎者其品始真若以俗見論之長無所建明而在縲絏之中必無完行容兢兢三復而在韜晦之中不幾藏拙乎子只論心不論迹　一則免天刑不免人刑身自辱而自心自榮一則脫罪行并脫罪名境常變而神常安故均曰可妻

論語卷之三

公冶長第五　朱熹集註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縲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

子賤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二人自不下堂鳴琴而治　非無自治之功但尊賢取友之意為多耳亦自有為君子之心而魯適以君子應之有不自君子之心而魯適以君子應之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則賤取是副意

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允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子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此特嘆魯之多賢言美質稱子賤陶之效此也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厚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不其我見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焉於虔反○禦當也給應答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而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吾斯一句直是要自性上理會參贊位育的去處　可見君子於斯理隨其所得可以達於用尤必信其所得可以大其用夫子悅聞之心非即使聞之心乎

賢不足以[illegible]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illegible]　[illegible]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illegible]　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聖[illegible]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不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知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浮海之嘆雖似忘情却是深情語玩末二句雖是晚由以化裁如用不覺露出用世熱腸矣　子路句重以爲實然邊謂其憤時嫉俗已久而喜夫子之見與已同也

仁道至大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可謂之仁諸賢之才雖亦出於学然而日月至耳武伯欲用之但隨才器使可矣何必刻求其学之純　治賦兼有勇知方言勇足以撫三軍而未必能克一念之私故不知古者寓兵於農皆賦之民間故謂兵爲賦

才藝能理煩治劇而未必能理衆欲之私紛

文章足以輝一時而未必能完一心之粹

全是化工孰愈之問弗如之與前後摠是一意
周徧始終無遺知二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　知十是知的

論語　卷三　三

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子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悉告往而來是其勝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許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足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杇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寢杇屋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

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頹惰則朽敝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汚濁則暗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

論語　公冶　卷三　四

子所謂剛是人得天地之正氣而又有理義以養成之內而深沉果毅外而磊落光明其資質學問非人所易及

孩毅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字字畫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偷是寧安之氣勝徹底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强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學者

子使諸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剛堅强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即無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所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加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

仁恕只一理自然爲仁勉而行之爲恕子貢原能强行恕矣但無字加的不好無便自然的狠竟是仁不像恕了　不欲無加是將此身公共在天地萬物中渾然一体絕不見人己之形恐眼前未到至人無我境界然寔〻用功及此何難

此其所以爲慾爾○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

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見于容貌德見于言語未聽聽之

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

教不躐等是此章確疏須就立教上想像追思寫出悟後光景文章性道須閑說若互發便於教不躐等意悖不可得聞是說夫子不輕言就未言之時說

註罕言謂夫子非其人非其候不輕與言也

竟抽出子路性情來了謂子路力不從心而未能非也方絶聞善時豈能行得此間自然有趕不完來不迭時候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此記者空中設撰形容非其實事也

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之言也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下問上須補出位高字對上敏字文子原非好人故學問不可說太高又要切大夫身上謂之者制之于君命之于史也

是以謂之文也如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餘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遁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

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

恭敬惠義句〻要點合君子之道各要切于產相鄭說恭如辭邑見稱于子羽爲善必歸于子皮是也敬如始事簡公繼事定公不懈臣職克盡相道是也

交要切大夫講或本國寮家或外國卿大夫或草野賢士皆所交者交字重久字尤重敬雖是外盡礼內盡誠亦有不爭权不挾貴意

是即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訊此事　夫子謂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閑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

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国難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勤于社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於時齊桓方伯楚邦多難子文量力而動舍命不渝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大夫藏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關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言其忠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若能純乎天理而無私心與天地萬物為一体精神全在天下之綱常名義上着力則忠清即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看來子文只做得楚家一個出力伴當敵子只做得一個自了漢未必把全副天下都放在心上忠清之外更說得甚麼

就往事而評之借文子以立善思之準　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于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泊于利害之私也

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來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纂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也不徒多思之爲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力之士所深思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此于是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有道之時無所忌諱凡有可言可行則明出而明爲之才華無不可以彰露此知之謂也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之處置得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爲愚不可及也　有道無道與他處不同有道是無事時無道是患難時此章必定記得實事方好君臣交訟兄弟相殘也從襄牛盟宛濮訟元咺不避艱險也至士榮殺莊子則而武子獨免能保身也納橐饘賂醫衍君不害爲害能濟君也

全要是像是在陳思歸口氣　歸而裁之意在言外稟氣清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近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豈不斐然但矜其所自得非得聖人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猶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猶未協且有行不掩焉者

此章與鄉下惡不以三公易其介一般　朱子曰須見得二子胸中都是義理其有所惡不是惡其人惡其惡耳到他既改便自無可惡者

來甚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踊而裁之也○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曾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人生各有眞面目眞肝胆巧令足恭不必論到乞憐即一言一貌都非本能匿怨友人不必論到報復即一交一接都非本情舉世都道他謙厚其實他心事不好对人見豈不可恥

聖賢之志俱公而無私而大小之分量則異由之志在於去吝回之志在於去驕夫子之志惟使天下人各得其所而已閒口時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育之中蓋不必有車來之共而所被者更宏不必有善勞之名而所及者更遠　是天下之願即其願天下之

願遂聖人可無願也　朋友是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該天下之人安之是使之有所恃以為終有所資以為養信之是先施而不爽久要而不忘懷之是養之以厚其生教之以遂其性　子路是真好學者

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蓋聖人之所為也人矣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學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資質粹美與他處訓忠信不同是為學之根器精神全在如不如三字二如俱在作似字看忠信是學正所以擴充此忠信也

此章總為當時之為政者煩擾已甚故欲得弓之簡重以居南面也南面不必定是為君以上臨下之詞也

臨民者貴主敬以行簡雖惟本敬以本為簡故曰可使雖惟合敬以論簡故曰言然　雖也可使南面已是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尚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口中未曾說出仲弓把夫子也可也字看重此了故又有問

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嘗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仲弓把夫子可也字看重了此故有此問簡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過許與字之意而且所言之理有缺故為若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簡可取而未盡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惟當日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古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以乙過於而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好學於何見之於其情見之於其心見之人孰無怒與過然必易至於遷貳惟顏子力學之功至好學之心專故能不遷不貳能不遷不貳即已能變化氣質而日進於善矣言念芳規已云渝矣邑勉同心同心其誰託哉

此章見聖人精義之學　兩賢之行自視何嘗不以為義合義旁觀者亦何嘗不以為大得乎義考其心行何嘗不高人一層然而過矣過非義也

朱子云学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勿吝寧辞勿貪又不可不知須要見二子好處方見聖人裁義之精不可一直抹殺

姬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賬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討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學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為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也

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提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義字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施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私謂也斷非對仲弓言之者　全題有仲弓曰只管說正意如止下文或單句或二句斷不可呆講仲弓　夫子口中不曾一字染着仲弓記者知其言之所發而繫之若此見能為出類者自不必問其類也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欲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心常在內謂之間或時出纔出便入心為主也　心常在外謂之間或時入纔入便出心為賓也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敬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顏子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只於道理久後畧斷一斷便接續去了若無這些間斷便是聖人所以為聖人未達一間者只此　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耳　三月不違純熟時久日月至斷續時多　其心即是仁曰不違原就是與仁為一的光景了曰至原是用力方到的字樣既至矣又能無間斷便是回之三月不違

康子原是世家子弟見得做官必是華冑方可問聖門諸賢正是鄙薄之意斷非景仰高賢也觀可使也與四字可見不是如此夫子亦斷不說何有二字此講極是

果達藝是本身之才從政方及應用上去又三者非全是資稟蓋亦從學問中來

費強則魯弱夫子方欲墮之閔子不欲破公家而強私室始言善為我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之言也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然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幾道而庶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啓大夫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則必取禍亲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至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謙奉之私義也）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致永訣之意也見聖人從容中礼處）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人心為私欲所累故無時不憂到得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則隨處皆樂俯仰天地鳶飛魚躍水流花放在心皆性情流露非樂貧亦非樂道自有一種真樂　不改亦是夫子微窺其心固不自知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僕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學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恐拯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力不足者二句非謂天下實有此等人只虛擬一个力不足模樣以明求之非不足耳　根心為悅從心為力有真悅道之心便有能赴道之力自畫則非真悅可知

此進子夏以真儒從儒字分別個君子小人學為仁學為義但知其為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当為盡吾事焉而已者為己也若學為仁學為義而欲以致聲華於利祿者便是為人此不分於其迹分於其心迹則同而心則異也

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以文學之英布礼義之治其所相與更化易俗者必超然出于常俗之外惟得人懇懇緊要　蓋風度捷徑中無好人品故偃獨取寧方勿圓世俗所履交際寒暄中無好人品故偃獨取寧方勿圓世俗所

不喜之人所以杜巧利之门而塞奔競之路也 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 子羽子溺死於江弟子欲葬之子羽曰蝼蟻何親魚鱉何讎遂不收葬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河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皆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猶云成德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持身涉世何處不有文質學者貴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如殷之輅則用七分質三分文如周之冕則用三分質七分文皆不失為彬彬內外俱措事言不指心言忠信如何損得

此與巧言令色章同意

莫不肯也 人處室內由戶而出人在道中由道而出不可須臾離也 既非有所禁而不得由又非有所難而不能由

人之生字是生理罔之生字是生存自然處是直人能順其自然乃能保生

好即求其所知而志向專一樂即得其所好而旨趣融洽本一貫事而功候有淺深故地位有高下　以兩人言之則彼此有其不如以一人言之則前後有其不如

以上以下兼天資各力

況中人以上則下學工夫已做到了是人之上已合道之上即語下亦是上且日用飲食糟粕煨燼皆上　不語上正有許多着實切己之功教之隨地自盡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

明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始生死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嘗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

上段重務字然欲遠正以專其所務下段重先字然後獲正其純其先難　惟以遠之者益專其務之力則知其所當知而不惑於鬼神所不可知可謂知惟以後之者益禪其先之之功則心純乎理而不雜於欲可謂仁

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

知仁本是一理但既成其為知者仁者便自有不同處即以其情言之云云再以其体而言之云云更以其效而言之云云此章辨知者仁者與神相契不是見山水而後樂之明達之人全不執一故動絕孚之人無私意攪擾故靜樂不取必于遇而取必于心壽不取必于數而取必於理

人皆皆見齊国伯業之餘較魯之微弱大勝非夫子其孰能端本而斷之　本文只就現在之齊魯言未推及于周公太公之初但以其初言齊則尊賢而尚功魯則親親而尊己自大段不如魯桓公創霸更加折壞耳其实夫子口中無歸咎太公開国意

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懼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强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

此循名責實意當時名存實亡者多君臣人國作文滿紙可見矣

心在此却不可呆講但於起落處少見之可耳全要句句是說觚方如

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謂不救則無惻隱之心救之則有沉溺之患仁如此其難為論逝則無論果有此人而可逝也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也論陷則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陷也即果有此人而亦不可陷也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

君子之学将以求道也道之散殊而燦著者為文道之規矩可循者為禮不博文則所以窮究夫理者未得其詳不約禮則所以踐履夫理者未得其要未必其不畔於道也約先以博則聞見日廣而約不患其無基博繼以約則身有據而博不失於汗漫　之字指身不指文

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亂之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国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無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中字是主惟中故庸就用上說至字即在中庸上見不可加損之謂至所謂恰好也之為德指人之能有此中庸而言中庸鮮能此道重氣禀之異加能字含知行二意此重世教衰二句在人身上講故不必加能字

此教施济之方在近取諸心子貢說民說衆夫子只說己子貢說施說济夫子只說欲子貢說博夫子只說近恕是要他從定地做起耳　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

夫所謂仁者不必事功之廣濶而在心體之用流其心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間看天下之人皆吾同体即其勢有不能盡立盡達而視人犹己吾心已無一毫人欲之私矣

則仁人欲之私由此而去天理之公由此而全　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

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然仁之体莫切於此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体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体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必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己是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老彭姓篯錢名鏗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剖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三曰老彭封于韓大鼓之彭之墟即彭城也至殷之末年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必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　所以述而不作者以其作信而好古也二句事重一信字信好為述之本信又為好之本窃比句輕帶並述亦不敢自居也　篤信深好賞古人精神即我精神古人議論即我議論無容更贊一詞

論語卷之四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朱子集註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若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默識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　尊註大全非照註三平以首句作主貫下二句夫子以一默統學誨之全曰我學誨中人也乃今知學非默即涉於聲臭誨非默即墮於言詮天下道理只從口耳上摹索其中之停蓄必少　學是習此默識於己誨是傳此默識於人

此以日新之學作主四平看是憂勤中摹想着如此非實有不修等也

此見聖人容色因時之妙申申夭夭對嚴肅敬惧說不對怠惰放肆說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容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者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

據於德　據音居○據者執守之帙之惑矣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此備舉心學之全功欲人循其序而交修之也　夫志據依而本立矣游藝而末該矣本以裕乎內末以裕乎外內外交養而心學全矣　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交友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謂其志於此也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爲忠而得此忠欲爲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了依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令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在此亦活德在此亦活

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為全体之累

自行親奉也見得載贄而來便有向道之誠心以上二字只是來學之意若作上至於禮之厚者將學來學求教之誠都空閒了

理之流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攜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閒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人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束脩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人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章首此勉學者受教意三平看復者或申明一事或更端另告 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

朱子三平亦可程子通說亦可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發粉反悱芳鬼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者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申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則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得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吊哭 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此聖人之用哀哀中節不待斟酌審處自見食旨不甘聞樂不樂聖人同体之悲也 不能字画出聖人光景

不先為期不後為滯與時偕行而無所係累於心前以出處之時許顏子後以義理之勇進子路上下不必牽強聯合

子曰行師之道亦有見可知進退亦有動天潛地之行藏彼暴虎云云　臨事懼好謀成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也　臨事而敬慎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　臨事懼側重懼字好謀成側重成字照註平說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無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輕其身而敢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無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輕其身而敢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固重未句然全要在可求不可求處撥轉与他婉轉商量通節須得虛活語氣　如字乃轉語非設言也

其失而敎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子在齊聞韶

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謹之事特於此三者尤加謹　夫子齋必變食居必遷坐而惧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可見　不慢神非邀福不輕敵非貪生保其身非畏死

舜之後封於陳得用先代之樂以素所欲聞者而得聞之是以契慕之深要見神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之意蓋孔子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而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高望而遠志黙然而黑頎然而長於舜可知

欲知爭國之是非先舉讓国者以问之正是子貢善问曰怨乎謂其迹雖高而有一毫之芥蔕亦未可概責之衆人也或以宗社無主於心有不安之意当時出公拒

父原有以民社無主不得不然為解者一則尊父命一則正父統總是為父子為兄弟蓋衛輒無父夷齊有父從有父無父之心上論安乎不安乎　父子之间非通权之地椒何得援存国之義以贖其通天之罪哉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

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昔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孰敢逐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其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已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若夫富貴則以義得者亦未嘗不樂在其中但樂是心中自得之真樂原不必擇在而樂曰樂在即有不在曰亦在斯亦無不在矣

理畢具於易乃聖人教人寡過之書也

夫子渾身是思無邪執中無不敬故隨日用間拈起便是　已說所雅言又說皆雅言夫子有時說話並無詩書礼一字要之莫非三經是皆字一比夫子又有時或舉一件說却無不可以相通是皆字一比如此方是皆字　易道精微春秋紀爻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惟詩書礼切於日用之實故常及之

飯脊曬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徹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論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舍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不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優焉日有享享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弄

只重學知上古字就詩書典籍前言往行說先提起好以心言敏求以功言須串說

註理字作主貼非正雖非不正意事一經聖人議論即流傳於天下而不可塞故有不語之教　怪力乱神者邪人已駭疑若復答述則怪力乱神者又緣以生怪力乱神

牽三人以概交遊牽行以概日用牽善不善以概善惡受態之極　師也者所以引人為善戒人為不善以成人之德者也　若兩人皆善則皆從若兩人皆不善則皆改若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則亦從其善而改其不善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推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聖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者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當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我也或二人故曰善一惡即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也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知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盡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或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

史記孔子適宋与弟子習礼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本自高深而平日教人則甚平易疑必有所隱故夫子云云　是丘句重言從前疑吾隱者不是丘雖無行不与者纔是丘也　道無形体可見聖人一身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　如鄉黨篇是

四項平看各還實際不可做成二教三教了
心就已上看信是實事就事物上看　忠是實

此思有恒以為作聖之基意首二節雖提聖人而由君子善人遞思有恒實以有恒可由善人君子而漸進聖人也　兩斯可皆慰見聖之思　有恒者使是忠信如丘之忠信也可以進於君子以及於聖人者也不可說可為善人蓋善人之善得諸天者也

三者是假借來形容一个虛夸無實耳如言語張大容止華飾者是不必字句拘泥　此節要存虛活口氣聖人未嘗說世人便已皆如此是恐人至於如此而深望有恒之思也

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略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未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首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

此見聖人於取物之中有受物之仁不忍盡取不忍掩取總是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也　見聖人玩物適情之中得因物付物之妙謂有一念不得不傷殘心不是謂有一念曲如覆育心亦不是蓋心之動機与魚俱泳心之靜机与鳥俱宿自然而然毋意毋必也

後二比

作以事言只當行字與述作之作不同　我之所作者多矣豈敢曰無不知哉　蓋未及乎知之至然亦知之次也

玩註習字便見是習染所致非生来不可教化也況童子又習染未深乎已為唯何甚伏脉

故章末由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

門人之惑原有二意一惡其向日之習於不善一恐其既退之後借聖緒餘以欺世也

天下唯求之不得得之不速者方可言遠心即仁也　此怪嘆之詞

欲仁之待物之洪如此○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陳司敗問昭公知禮

過反○司敗官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惡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洪如此

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党彼蓋知直之為公党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禮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失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己之過則遂失婚姻之禮故不為礼之知不知辨亦不為己之党不党辨但云云

子與人歌是與人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己之自歌也他人或有不使反之而已和之幾於代己之能或使反之而不和者矣又非助人之善

文如說仁說義說忠說孝有次序有條理也躬行君子四字因圖說有闇然實修意

曰女奚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者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遽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

寧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抑為之二句起比要做抑字　聖仁是自然的為誨是勉然的然於不厭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夫子自謙与子華体認当如此分別　不厭不倦一片直純無間之心無始終無物我非全体聖仁而造到至誠無息善与人同地位者不能註已有之句最精

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無為仁聖之道謂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禱

夫子之心無一時不有上下神祇斷無得罪天理之時故曰禱之久

固則無文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之不可無名分尤甚於不可無文采　若說固猶有好處安見寧与之旨唯先將固字說得他弊處方愈見奢之可危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理本自然循而行之故坦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君子檢束中受用活潑蕩蕩自戒惕中來小人放浪中自沉苦海戚戚自無忌憚中來　君子之心無一物罣礙逆境亦自灑落小人之心多私欲牽制順境亦常拂鬱

謂禱於鬼神有請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每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泰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此見聖人中和之氣見於容貌者如此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皆以下半截縮入上半截以明至德之全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至德一句已贊盡太伯三讓無稱是於無可舉示中偶舉示之耳三讓天下之說特自後來追論使伯心中為讓天下而去欲自處於中心者孝而陷父与弟於畔人心事正有不可知者矣至德也乎哉　甲戌房書有此題文斷或讓商或讓周之非極是泰伯當日止欲全天倫不使太王不受用亦並不肯使季歷之心有雖安若一有讓商讓周之心便非至德為彼說者是自後人擬議出耳　使泰伯當日不逃而繼位其子若孫未必不及文武而有天下也故有讓商與周之說

恭慎是柔德勇直是剛德恭以接人言慎以處事言勇以犯上言直以發言言無礼俱就太過邊說

此欲在上者以身率民意仁厚是民本心而机括全在上撥轉

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其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髮膚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

此是曾子生平得力處

此節只重身體無虧辱親虧行却是餘意

曾子家貧食力敝衣躬耕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履而歌商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

作官未有不正顏色者然必須表裏如一　一深段深入一段發說進來了　摽存在本文之前省察在本文之內

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籩竹器豆木器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專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我極慕此然而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言嘗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　不自知能在己不能在人故有若無不自知多在己寡在人故實若虛此有無二句只就上三句照破他心事　又曰是三段一心虛一志歉一度宏

此以全德望天下才節俱從學問涵養來　才為德之用節為德之守二者兼備而後為成德也

玩通節語氣自歸不可奪上但不可單重節

揔見經教之益非既學者不知也　先王有詩禮樂
他原能興立成來後人佩服之下有不自覺其與立成
者而人固已忘其從何處來也故夫子為人指點出來
使人各自体驗去與立成原有次第而學詩禮樂未
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至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除其邪穢消融其滯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專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嘗有次序　朱子此從與立成得力後想出詩禮樂之效指成功次第言志道章於字粘上一字讀是着力字此於字粘下一字讀是指點字

謂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禮樂刑政皆以使之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得易聞者況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非不使之知也　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宜補使之由正所以使之漸而知也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聖人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故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後世為政即而可字以當是使由不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

驕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故夫子以才立說才是智善居才者德為之本須明補德字能技藝殫見周公自言多材多藝可見勿用制禮作樂等實事

吝客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世固有為干祿而後學者亦有學問之始如此而利祿之念隨之者三年之久而無求祿之心謀道不謀食為己不為人非得之深而養之粹者不能也有定見而後能辨之明有定守而後能持之久篤信乃能好學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守死又須是善道　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文則其信亦不篤矣玄曰好守死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守亦無用矣　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　數義錯綜其義始備

此章本旨只當自下而上若從而旁推之則又自上而下至前後左右莫不皆然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然通也　代謀不是侵权便是炫長不是好事便是結歡即使濟得人事亦不免可恥此從道理上見得不當謀不在世故利害上說

自樂之始作既從各盡其美善即至関雎其窈窕之徽音好逑之幽思描寫始盡令人想見文王齊家治国太和景象盈耳哉　此始摯既去之言舉終以該始也

天下有道則見（就）無道則隱（去）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自師摯適齊從世皆不能及故夫子追思而嘆美之也摯音志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齧魚列切音孽噬也咬也

狂未有不直者吾因直而知其為狂亦因狂而知其必直乃竟不然則吾不知之矣餘放此

狀學者之心也人皆知為學而不知為學是怎麼樣子夫子特〻描寫出來叫人看　如字猶字要做

二句串說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緊一步惟其精勤是生恐懼惟生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

大哉一句題直入堯不得

可見者此仍是不能名仍是大、　堯德同天不可名其功業文章猶可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發見呈露也

此重贊周才之盛夫子原是論周才而因及於德論武王所得之才而因及於文前三節言周之才可繼唐虞末節言周之德亦無愧揖讓論舜而及唐論武而及文美周之意在言中惜周之意在言外若非舜武必不為所有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獨也則法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

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乱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閒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此處已露德字

周不但才盛即德亦甚盛可以比隆唐虞也此贊周之才德與唐虞比隆非周才之盛由文王培植之謂也　註因武王以及文王明謂武王以十人克商未若文王之可取而不取近解因本文周之德并說武王十三年亦不失為至德終是掩耳盜鈴之說

禹不傳賢而傳子又降而王人未必不有議之者然我嘗細心体驗那有个縫兒說他不好那精一執中的道理他烱熟於胸中人不可見但以其見於外者言之　求至於间則全体已無議但事為細微處犹有絲毫不闗筍之處亦是有间夫子極形容其心法之密到此盡處矣　菲恶卑即書所謂克儉于家孝美力即書所謂克勤于邦儉可间勤亦可间宜勤而勤宜儉而儉便無间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韍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非不言又非常言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者恐學者未及乎此既不欲人淪於卑汚又不欲人騖於高遠　如利涉大川利有行師聖人豈不言利罕者正恐求之則害義矣

夫子渾然難名無名正是大處黨人反以無名為夫子惜其說甚陋夫子辞博学不敢居只認着無所成名所謂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

論語卷之五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朱熹集註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言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張山來曰程註義字要緊礼因義起變礼而無害於義猶可從礼之変而有害於義則断〻不可從矣害義不害義緊貼儉泰上有謂義字添設不可用者非

子之意全在下節特以上節引起耳

事之未至先有心要如何是意堅意要如何是必蓋聖心空洞純是喜怒未發之象聖心貞融全是大人惟義之机聖心活潑渾然与時偕行之妙聖心爻化廓然大公一体之懷而意必固我何自而萌哉

於世蓋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絶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固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絶

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勿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恭辭也故既也孔子自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將字照註是子貢自己謙若不敢直斷縱字要認蓋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

太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末不知其本其言非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其言是也夫子皆聞之不敢以聖自居又恐人以多聖能為尚曰太宰只說我多能賜知說我聖又多能賜不知我大宰知我乎我這多能亦有其故吾少云云　原非由於天縱之聖而無不通也然君子云云　而太宰甚勿以我之多能為聖也

以末二節觀之太宰固不知聖子貢亦未為極是以其尚留多能之見也

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緩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次牢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仇滄柱曰夫子平日教人無不詳盡當時必謂知識過人故言首句照下立說單主誨人說不必分一學一誨　蔡虛齋兩端屬鄙夫叩其兩端而竭是叩觸其端緒因而罄竭之以鄙夫之解鄙夫未嘗益以我之意見正明其無知也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假使有今日之羲文何必無昔日之鳳圖而今岐山猶在也鳳鳥安往乎河圖可再也龍馬誰匿乎　夫子蓋欲明良相遇以回氣運故有此嘆

見夫子仁孝誠敬之意發於自然　兩必字正是自然處見之含得坐意與首句不是複文必者如此長者可知過之如此與接可知

此是顏子既得道後回想以前之言　首節嘆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末節言着力之久又着力不得益見聖道之妙也　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之來得力之效驗也

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於不成人其作興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

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極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身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謂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斷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也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如有所立卓爾見非復前日之高堅前後矣　大可為而化不可為斷不可講如仰鑽云云了　外註深知善學二大比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心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顏回曰回益矣子曰何

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坐
回礼忘礼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坐
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回曰墮四肢黜聰明離
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而果其賢乎丘也
請從而後也

上文言其不可此言其不必

我以交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
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
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
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
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
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閒如字○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子貢見夫子周流列國汲汲行道又不肯少有就合畢竟不知夫子是藏是沽　只就玉說一露正意便差了子貢病在於求夫子妙在於待可見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未嘗一日狥天下也　末云若待賈而賈不至其不沽也又何怪哉　時在藏而不失沽之心即当沽而不失藏之意正時行時止之道

且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必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櫝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櫝櫝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者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以樂正為主而即以雅頌得所為樂正　不但雅奏於朝頌奏於廟為得所而雅與雅各不相混頌與頌各不相混乃為各得其所也　雅頌失所非一日賦彤弓武子不答賦文叔王穆叔不拜歌辟公廣牡誰鳧歌穆穆孝子誰綏至得其所則天保采薇奏於朝豈猶與清廟維天而並作駉駉馬烈祖奏於廟者豈猶與行葦既醉而偕歌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重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

川上節欲學者察道体之自然不息也法之以自強不息意在言外　天地間時行物生皆是化水即化化即道是就水言道不是以水喻化之一端水即化化即道　要記道體之本然

天德王道二意程子細心觧出須有此二比方妙也

此章與下論不同宜先提色字因衛靈公而發

玩兩譬言如則為學意當補在本文之上若如苗秀松柏章作比体直從為山說起則本旨揷不入矣

心解是悟得透力行是行得到惟明睿故心解惟健決故力行重力行上但力行由於心解

專重人力不到不兼天時　嘆其不應有如此以令人思所以有此之故正意補在言外　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

只作一人看究後生之終便是四十五十之人原四十五十之始便是後生之人失其所可畏到便到不足畏語氣一直說下　蔡虛齋來與今俱在後生自上說儘他今日說為聖為賢為知將來不真個為聖為賢如今日所期望乎註說如我今日是子自誇了

此為聽言者發不為進言者發從與說叔在言者改與繹叔不在言者故曰吾末如仁之何全是激發他改繹

論語子罕　卷五　六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孰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論語子罕　卷五　七

吾某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未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諭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莫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貶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不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先設此境界而後稱由若合頭便說煞子路不但似子路實有此事即語氣亦全無意味恥從真心發不但安貧直不見有貧富相形之迹比無諂媚次更瀟洒夫子正取他寧靜可以致遠

終身誦之是子路衛詩之見執而不化記者從旁擬之雖一日而已有若將終身之勢云

勉人為松柏是正旨能為松柏則知之不足為幸不知不足為惜方見松柏之極高極真

過此時松柏又不知矣　叔講　有國家者慎毋以歲寒知君子君子亦何樂以歲寒受知也

必不惑不憂不懼而後為知者仁者勇者必知者仁者勇者而後能不惑不憂不懼　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　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懼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

章意歸到权上但逐層俱有實義不可專重权字不曰不可而曰未可蓋知其未可則不容躐等亦必欲深造序不亂可亂功不可缺而意俱在未字中

讀論　卷五　八

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六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思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援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音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本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寔〻說理不可恍〻惚〻詩本言思人夫子斷章取義却教人思理是論思非論詩人也

總是怕人廢思

此合鄉黨朝廟而見聖人之時中正於相反處見之玩於字其在字有隨在流露之妙通章只重言不重貌註言貌者言之貌也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皆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言語朝廷之間其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直

與上大夫之言猶是與下大夫之言但少少和悅而已

過文即提在字 二句文平意串與之從踧踖中看出常人過於矜持未免失之拘迫而夫子動容威儀却又從容而安適

此方聞名之時 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於敬而已

適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音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

此以出入二字關鍵入則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漸近於君而敬亦漸加出則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漸遠於君而敬亦不懈始終只一敬

陳氏自外向內則以入為左右而右常在東自內向外則以出為左右而右常在西

正過君之虛位忽有人與之言遂若不足者無非敬君如在之意

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知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閒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出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摄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摄衣使去地尺恐�damage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喜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堅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氣容顏色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

有事而升也

其位即如品級石拜君之所也

圭君命之所在亦恐其失手故小心至此大全指夫子為大夫時非被命之初乃在鄰國行礼時也

註中圭璧即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庭實如皮幣與馬皆陳于庭圭已不執矣

君子二字貫下首二節以色字作主以有嫌與不正對當暑四節以時字作主以夏葛冬裘對去喪二節以備所當備省所當省對羔裘二節以弔致其哀朝致其敬對

不以紺緅所以別嫌疑而重喪祭也

紅紫不以所以大居正而惡疑似也

合赤白以成紅南方之間色合赤黑以成紫北方之間色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

紅紫不以爲褻服

褻衣表裏有外衣朝覲用緇衣取北面元穆之義聘享用素衣取精白潔素之義蜡祭用黃衣取報土功而尚黃聖心表裏如一故欲其色之相稱如此聖心可純而不可雜也

夏葛冬裘

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有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蹙而旁無殺也

蓋不惟省乎費且以別乎公也

不取其細止取其厚

朝謂北面而朝此乃致仕在家朝非入朝之朝也

凡人心習而玩故衣食起居從新變易庶可提醒此心明衣以致其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齋素之心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齋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而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賣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矣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壅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活

摠見聖人飲食之宜每於一食之微必有擇而不苟有節而不過抑且於其中寓仁人孝子之意報本反始之誠非盛德之至何以有此

礼記內則篇云食肉膾用芥醬食濡食魚用卵醬食麋膾濡鷄濡煎用醢醬讀卵為鯤以魚子為醬也

陳新安曰無量不此是養氣養性之妙肉氣勝便滯穀氣勝便滯交亂以夫子則可參勝便滯元氣玩唯字承上來可見自酒而外俱者当以有量參乎圣有限量無量聖人不自為量也如我為主而人之無量否則恐客能多飲我亦須多飲陪也若限量則不能勸致亂矣客如我為客而主人欲多勸我亦須與他飲若限量則無以盡主人之情亂蕢內昏心志外喪威儀雖無量而又不及亂所以為雜

薑味辛得天地之正性溫得天地之和

食謂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也寢不言亦是不與人言不是都無人在我只自說

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口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雖疏食菜羹瓜必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曾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

勿泥坐席一件此正從心不踰處正位非謂當中正位凡隨處皆是　聖人大居正不遺於坐記者不過得其標耳　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正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

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明達尊也亦聖人恂恂之意

季冬天子令鄉人大儺以逐疫蓋君在斯為臣故必朝服實在斯為主故立阼階　二條正聖人敦礼教處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古者賜飲食則嘗而拜之而藥則不敢嘗只重拜受直言謹疾意輕不可說大賜於士蓋康子時孔夫有

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子以大夫告老非士也故註以交道言

首節受君賜之礼次節侍君食之禮三節答君顧之禮末節奉君召之禮段〻君字要緊得鄭重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須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君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醫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自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此俱是禮以意起者而遂立萬世事君之準夫承君賜猶且不敢當況對君食時敢當尊乎疾時且不敢失禮於君況無疾而有命臨敢怠趨命乎聖人非求合於禮惟心之所安即是禮

大意只重車馬不拜非祭肉是陪說不拜車馬者邉以朋友之所重在義不在利耳非重敬人祖考一邉亦非輕車馬重祭肉對說

上句重民之死宛然下車而泣之意下句重民之生儼然登拜而受之思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 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凶服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惑人又後一層故曰且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那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是氏曰石經嗅作戾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疆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孔子聖之時者也

不內顧頭容直不疾言口容靜不親指手容恭只重失容惑人又後一層故曰且

色舉見知幾翔集見審處斯者去之速而後者就之遲也即此便含時哉之意

記者拈一時字見夫子言貌衣食行止交接之間無非君子時中之道無意必固我於其間渾作比觧總是記者口氣

北京图书馆藏